

說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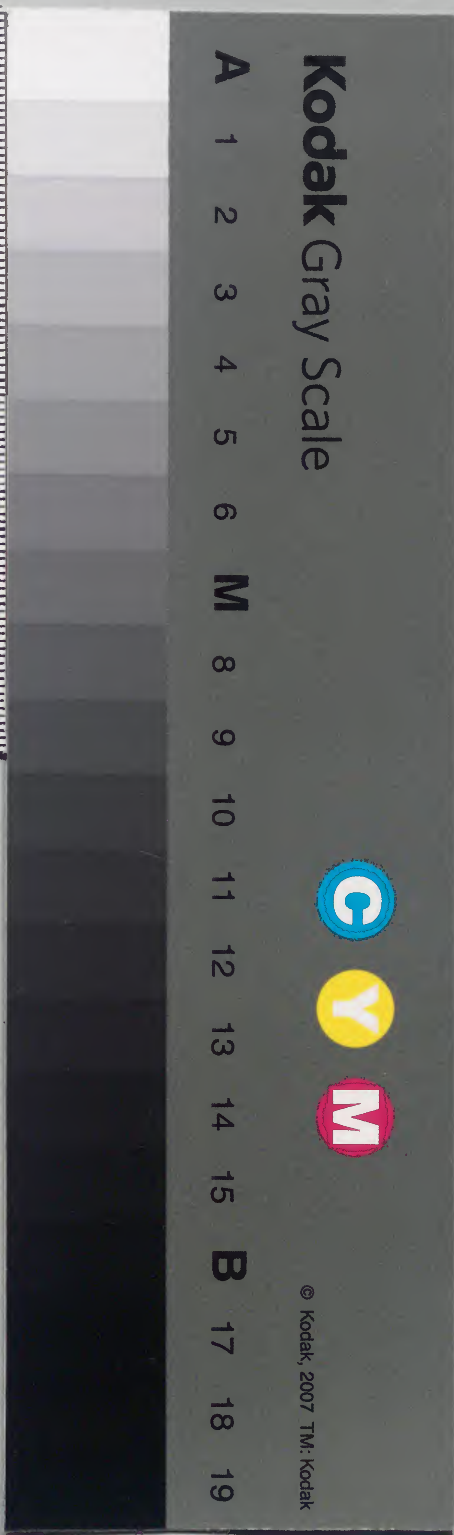
瀟湘錄
三水小牘
談藪
清尊錄
睽車志
話腴
朝野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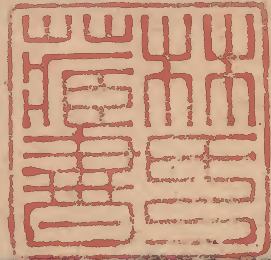
說畧戊巳

漢書門			
二〇八	三一五六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七〇	三一五六	漢	
冊	二〇八	書	
架	五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6	
冊數	20	(13)	
函號	370		3





瀟湘錄

說略十四

雜記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得療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蝦蟆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非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

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
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爲不祥命殺而
棄焉至夜其修藥宮人及宦者皆無疾而
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
中賣藥得錢卽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卽飲
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賴之有疾得藥者
無不愈或自游江岸聞眺永日又或登高

引對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
便如一國也人心卽帝王也傍列臟腑卽
宰輔也外具九竅卽群臣也故心病則內
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於上臣下不可止
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
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
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
療也外之九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

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病君先臣次然後
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自亂也
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
常以此爲念每見愚者一身君不君臣不
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
逃名藥不効猶不自知悲夫士君子記之
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中唯選
一丸藥自吞之謂衆人曰老夫謫罪已滿

今却歸島上俄化爲一白鶴飛去其衣與
藥壺並沒於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壁性敏慧林甫
憐之忽一日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
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却得生也
奴曰死時固不覓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
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
有數人走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

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
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簾
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刺斷公事殿
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
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
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
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
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

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
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
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為僞主殺害黎元
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
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
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業
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
亦合罹亂惶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

詩集卷之八
二
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舉而行之無失他
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先追取
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
頃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
天子復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
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
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代終不
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

及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壁令
對見蒼壁方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
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壁曰當却回寄語
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之苦也
蒼壁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
潛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寤見簾外有雲氣氤氳
令宮人視之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

言卷八集
二篇以金
五
一書院
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貴妃
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命宮人
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
時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
色惑人君以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
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
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更愈深
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死於

人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間切祕此事亦
不聞於上其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
三日後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
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
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闈人拒之婦
人大叫言於闈曰我直有一大事要白楊
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

言人集 二 卷之五 六 書院
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閤人懼遂告国忠国
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国忠曰公爲相国
何不知否泰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国
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德義不
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畧不能效
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
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
林泉不一顧録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

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国忠大
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
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
我爲死罪国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
忽復自滅国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国
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
宗之社稷將被一疋夫傾覆公不解爲宰
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

事爾可痛者固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
將至矣胡怒之邪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
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
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
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已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卽趙州富人
薛氏女也性淫佚修已家養一白犬甚愛
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已出其犬突入室內

欲嚙修已妻薛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
恠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
犬卽搖尾登其床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畧
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已出必姦淫無度忽
一日方在內同寢修已自外入見之因欲
殺犬犬走出修已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
贊半年其犬忽突入贊家口銜薛氏髻而
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

言集序集
卷之八
書院
攜薛氏直入恆山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
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
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白毛薛氏只
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
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
遠詣薛贊家以告贊遽令家人取至家其
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
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復還薛贊患

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誡其子曰爾是一白
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
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詐家人
必殺爾實恐爾累及他當改之其子大號
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
殺爲賊自然耳何以爲過薛贊能容我卽
容之不能容我卽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
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畱

之不得乃謂曰去即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攜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群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既入拜母後令群盜殺其薛贊家屬唯留其母焚其宅攜母而去

李隱撰守秘書省校書郎

蕭湘錄終

三水小牘

說郛十五

雜記十五

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宵中驚悸既寤而汗霑衾綯命侍人扶坐小君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瞑目謂我曰睢邃骨稅國世與韓為讎不以討之而不能如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

其請矣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皆臺榭花木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南墻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會別業也當咸通中龐勛之作變崔公爲所執也湖水如凝血者三日而復未幾而其家凶問至余光啓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祐也

江行舟中宴群帥命左右以金盃酌江水至忽化爲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盃中之血公祐授首之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陸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後方調授汝州剡城令時乾符丁酉歲也是秋王仙芝黨與起自海沂來攻郡途經剡城存微服將遁爲賊所虜其酋問曰汝何等人也存給之

言身八
三書院
曰某庖人也乃令澠煎油作麩麩者移時不成賊會怒曰這漢謾語把劍來存懼急撮麩兩手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世業業衆大笑釋之時縣尉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賊至爲所掠將妻之崔氏大詬曰我公卿家女爲士子妻死乃緣命豈可受草賊污辱賊怒剗其心而食見者無不灑涕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

靈觀其像獨一女子焉低鬟頓蛾艷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平地惟石圍數畝上擢三峯皆十餘丈森然肖泰華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襄丘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茲山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里爲吾立祠於山前山亦吾所持來者無曠時祭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官

言
書
三
書院
書祀典歷數世矣咸通末余調補縣印吏
實尸嘗祭與同舍生譙國夏侯禎偕行祭
畢與禎縱觀祠內禎獨眷眷不能去乃索
卮酒醉曰夏侯禎於年未有匹偶今者仰
觀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乎既
舍爵乃歸其夕夏侯生愀恍不寐若爲陰
靈所中其僕來告余走視之則目瞪口噤
不能言矣余謂曰得非女靈乎禎頷焉余

命吏載楮鏹潔尊席而禱曰夫人嶽鎮愛
女疆場明祇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殄斯
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某職其
事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醜學之餘至
有慢言黷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邪
抑果其請邪若降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
國士是違好生之德當專戮之辜帝豈不
降鑒而使神祇震於下乎若果其請是以

一
言舍貞靜之道播淫佚之風緣張碩而
動雲駟顧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閨一叫必
貽諱箔不修之責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
是也神其聽之莫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渤海封夫人諱詢字景文天官侍郎教孫
也諸兄皆貢士有聲於名場夫人氣韻恬
和容止都雅善草隸工文章盛飾則芙蓉
出綠波巧思則柳絮因風起至於婉靜之

法剪製之工固不學而生知嫵黨號為淑
女咸通戊子歲始從媒贄移居于殷門故
秘省校書保晦遐構遐構凡余奉壻也愛
鍾自出姑實親姨夙夜蒸蒸劬勞無怠廣
明庚子歲妖纏黃道爨啓白丁關輔烽飛
輦轂遐狩以天府陸海之盛奄化于鯨鯢
腹中卽冬十二月七日也邦人大潰校書
自永寧里所居盡室潛于蘭陵里蕭氏池

臺地隣五門以爲賊不復入至明日群凶
霧合秘校遂爲所俘賊酋覩夫人之麗將
欲叱後乘以載之夫人正色相拒確然不
移誘說萬辭但瞑目反背而莫顧日將夕
賊酋勃然起曰行則保羅綺於百齡止則
取齋粉於一劔夫人奮袂罵曰狂賊狂賊
我生於公鄉高門爲上君子正室琴瑟叶
奏鳳凰和鳴豈意昊天不容降此大厲守

正而死猶生之年終不負穢包羞於汝逆
豎之手言訖遇害賊酋旣去秘校脫身來
歸侍婢迎門白夫人逝矣秘校拊膺失聲
而前枕屍於股大慟良久揮淚於夫人面
曰景文景文卽相見遂長號而絕三婢子
覩主父主母俱殞乃相攜投浚井而死人
曰噫二主二夫實士女之醜行至於臨危
抗節乃丈夫難事豈謂今見於女德哉渤

海之媛汝陰之嬪貞烈規儀永光於彤管
矣辛丑歲遐構允出自雍話茲事以余有
春秋學命筆削以備史官之闕

廣明庚子歲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夏四
月朔旦雲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間濃雲
四塞大風壞屋拔木雨且雹雹有如杯棬
者鳥獸盡殪被於山澤中至午方霽觀行
潦之內蝦蟹甚衆明日余抵洛城自長夏

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去五六矣門之鴟
吻亦失矣余以爲非吉徵也至八月汝州
召募軍卒迪光等一千五百人自鴈門回
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入蜀自茲諸
夏騷蕩矣上天垂戒豈虛也哉

許州長葛令嚴郤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
羈束於官署常畜退心咸通中罷任乃於
縣西北境上陘山陽置別業良田萬頃桑

柘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
疏阜爲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
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
曰阿珊特端麗妍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
清明節嚴公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
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
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于道左繚繞
諸女塵坐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什於

地色變不能言鬟上失雙金翹乃扶持而
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
今聘爾女爲第三子婦其家遠使齋酒殺
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
坐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
珊殞便憑巫言以達所以嚴氏遂令送服
玩設禮筵于祠內厥後每有所須必託巫
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卽余室之諸姑也故

言有八集
三三六
得其實而傳之

皇甫枝撰字遵美
安定人

三水小牘終

談藪

說畧十六雜記

王公衮字吉老宣子尚書之弟先墓在會稽西山為掌墓人奚泗所發公衮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衮憤甚奚泗受杖詣公衮謝罪公衮呼前勞以酒拔劍斬之持其首詣郡宣子時為侍郎奏乞以已官贖罪詔給舍集議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詔赦之猶鐫一秩當時公衮孝名聞天下永嘉王

士朋以詩美之公衮性甚和平居常若嬉
笑人謂之笑面虎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辨捷為近世之
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
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
其故甄曰以果險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
末已至此公為罰掌吏眾訾其猥率遊天
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
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
姓名聞曰是温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
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為某邑宰趣
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
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為堯舜之君
故臣得與夔龍為友由是不稱旨猶得添
俸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山大佛

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
一撮禪人多許之

沈詹事特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
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凡七
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時人
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
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
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

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
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錢處和參政好餌鼠爲侍從居臨安每日
食畢輒以大盆貯餘饌三擊盆則群鼠累
累然來食訖乃去以爲常泊遷政府鼠復
至以其相距差近不恠也已而帥越帥閩
繼掛冠歸里鼠至如初迨錢亡乃不見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

有聲妓之奉徃徃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
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吊焉主人受吊已
延客至內齋喚酒小酌有舉杯群妾空出
素粧靚態黛色粉光不異平日謔浪笑語
酒行至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
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
謝事歸越景盧來為守時已鰥居暇日宣
子造郡齋景盧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

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為絕
倒

謝希孟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士
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
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為娼造鴛
鴦樓象山聞之又以為言謝曰非特建樓
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
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美

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象
山默然希孟一日在娼所忽起歸興遂不
告而行娼追送江許泣涕戀戀希孟毅然
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
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我
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於我心
付與旁人呵希孟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
戲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

寫真掛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
髯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
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
能報希孟後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
益於是以兩句咏其名炊餅擔頭挑取去
白衣鋪上喝將來聞者笑倒伯益又嘗寫
真衣阜道服躡僧鞵希孟贊之曰禪鞵俗
人鬚鬢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

霞孤鷺齊飛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
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
詠時尚武弁不數年以秦會之媼黨易文
階驟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
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碩人服用
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渠乃
合在此中居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歎

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侍郎尹京會之
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取喪歸葬
二子復不肖家貧蕩析至不能給朝晡趙
德老觀文亦厲氏壻碩人從父妹也憐其
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碩人
間出訪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
花竹翦茂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
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

相悔羨世態番復不可料如此方詠盛時
鄉里奔走承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
斯不然詠銜怒帥越時德斯爲里正詠風
邑官脅治百端冀其祈已竟不屈會之南
俎乃遣介致書于詠啓封乃樹倒胡孫散
賦一篇洎新州之行又以十詩贈行其一
云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掇禍復何疑八
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幾時詠得詩

憤極然無如之何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攜家游西湖畫船花
輿徧覽南北二山之勝末乃寘宴於南園
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爲土
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女
名能詩可詠卽承命一絕云脚踏虛空手
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
骨肉都爲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

未幾禍作

樓叔韶鏞初入太學與同窓友厚善休日
友謂叔韶寂寂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半
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色之玩但不可言
君性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息聲則可
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
舟沿葦行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
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

草楚楚然友款于門卽有小童應客主人
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殊有
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款接都不
見過何也揖樓爲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
款語十刻許僧忽回顧日影下庭西笑曰
日旰二君餒乎便起推西邊小戶入華屋
三間窻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喚侍童進點
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徹

器命推窻平湖當前數十百頃其外連山
橫陳樓觀森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互相
發明漁歌菱唱隱隱在耳駛望久之僧取
塵尾敲闌干數聲俄時小畫舫傍湖而來
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
也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
左右執事童皆佼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
僧與友謔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愴恍

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伺僧蹙起挈友
臂扣所以友愠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
如許而觴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
閣中臥具皆備曰姑憇此遂去壁外卽僧
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
鼾樓獨彷徨不寐起如廁一童執燭密詢
之此爲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
樓及室展轉通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

二言
九
書院
駒駒而已將曉僧已至客寢問安否盥櫛
畢引入一院制作尤邃巧簾幕蔽滿庭下
奇花盛開香氣芬勃小山叢竹位置愜當
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憶迨具食則器
用張陳一新食品加精獨二姬竟不復出
食罷各去僧送之門鄭重而別由他徑絕
湖而歸樓惘惘累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
友但笑不答亦許尋舊遊而樓用他故亟

歸鄉其後出處參商訖不克再諧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顧况
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遊苑中流水上得
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
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於上流
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
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
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

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醉和獨舍情
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
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衰悴不願
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云舊寵
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
流人顧况聞而和之既達聖聽遣出禁內
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况所和卽前四句
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

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
宮盡日間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
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紅葉自
御溝出上有題詩曰與盧渥詩同其四玉溪編
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木
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鬱心中
事搦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
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

言卷八集
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余意前三則本只
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有御
溝流紅葉記最爲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
其名爲于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
清真樂府兩用之歸花遊云信流去想一
葉怨題今到何處六醜詠落花云飄流處
莫赴潮汐恐斷水上有相思字見得脫胎
換骨之妙極矣清真名邦彥字美成徽宗

時爲待制提舉大晟樂府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
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士人
預備墨紙刷帚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
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
模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
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
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

出也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
筍長數十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或數株
竝出人家遭此者皆坼裂傾陷屋宇然析
之爲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
爲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
人往往以鐵爲長梗入山刺地有板處鐵
不能入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義夫

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居民就河底
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
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
沉香者滄洲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
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
矣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貌其地有
朱池朱村居人多朱姓朱謙之詩云貧賤

難堪俗眼低區區何事便雲泥會稽乞得
無他念祇爲歸來詫故妻束薪行道自歌
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相
看方悔太模糊

漁溪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遊歷將至
五峯馬上遙見山中草木蠕蠕動疑爲地
震馭者云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
獨過常遭戲雲每群呼跳浪而至扳緣頭

日曾項手足裘成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
施徃徃致死夜宿民家犬爲虎銜去明日
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
中皆大林虎安敢來余曰林木森森虎所
隱芘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趨鼠虎過其
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虎身着處必生
蟲則徧身瘡爛以至乎死故畏不敢至方
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

中亦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蠹損又可證也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建寧人挾妖術殺人祭鬼常於浙中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母喜誦佛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中鐫其戶而去女自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

窻下光燁燁然不勝怖急念揭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逡巡欲進復却女誦呪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直出射此物物什牀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俄而警夜卒過焉女大叫殺人卒報所屬率衆破壁取女出視壁下物乃大白蟒死矣捕賴及家人鞫問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今為詹安撫居宅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久之
毒氣蔓延一脚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爲招
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有游僧見之曰吾
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脚腐膿敗肉悉去
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挹以軟帛解
包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
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滌肉
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

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因
以利却不受他日主僧具食延之謂曰山
中蛇虺多被傷者時有之誠願得寄方以
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此方來處
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礬
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
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鈴本殿前司健兒寧宗爲郡王病

淋日夜凡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與孫善者
薦其能光宗時在東宮亟使人召之至孫
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合
和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且曰今日進
三服病當退三分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
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
或問其說孫曰小兒何緣有淋只是水道
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張知閣久

病瘧遇熱作時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
餌之茸附熱愈甚招孫診視許謝五十萬
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
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
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
剛劑剝損氣血安得不瘦蓋熱藥不一有
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熱
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

方力減於此故三服乃效今却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軟脚病疼特甚醫以爲脚氣孫聞之曰吾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頻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濕之理特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則爲效易矣其

伎大畧如此奇驗

朱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日輒死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本生父母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去雙腎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効治具得其狀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術

用嬰兒腎入藥偽爲求嗣實爲藥資案成
丞死于獄不克正其罪

兀术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
甚术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
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术覺驚問婦曰將
殺汝术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欲報仇
术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
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卽以嫁

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兀术
也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墻似可越
被酒試踰以入則一大園花木繁茂徑路
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望紅紗籠燭而來
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墻
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
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

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競舉檀見生
驚曰又不是那一个又一婦熟視曰也得
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
室群飲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
婦貯以巨篋昇而縋之墻外天將曉懼爲
人所見強起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遇乃
蔡太師花園也

今軍營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寶初西蕃

寇安西奏乞援兵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
王護國經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不
空云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往救安
西也後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被金甲鼓
角大鳴蕃寇奔潰斯須城上天王見形謹
圖形上進因勅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
北隅各立天王形像佛寺亦別院安置但
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

趙德老常戲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着底是草鞋喫底是鹽又云慈谿縣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藁薦大街上好放薦皆可資笑

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踪迹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胡孫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

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胡孫由天窻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上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霸頭茶坊有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二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慙悚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姦盜之魁也適飲水

時以兩手捧盃蓋度其廣狹作偽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問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事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以是得之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

得官嘗云岳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此事得於老吏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強記通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之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

之學命使定曆密院劄令赴行在蔡雖不
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道學不容
於時胡閔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謫道
州以死蔡善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定
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
盡人家好丘隴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
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談藪

宋龐元英撰

清尊錄

說畧十七

雜記
十七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
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
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
中有聲如小兒吹叫子狀三二日輒一至
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卽見形如
平生敘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
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

說者已集
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
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愠曰前日
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
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恠乃陰
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絕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
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
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鉅

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
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旣病篤絕惡見
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粹所藉
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
中忽有聲若搥蹋者家人亟呼匠欲啓棺
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恠勿啓其子不忍
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
然家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

忽跳齧婦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抹草刀
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
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興元民有得闌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
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
不售數十萬錢邪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紛
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冶之比
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

新聲又絕警慧益祕之不使人見人以爲
奇貨里巷民求爲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
貴人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踵門一覲
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
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
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旣成券喜甚
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
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

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恠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

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帟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銜

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
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
性貞淑遇族遊群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
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
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
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
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
主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

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
曰亦無有唯旬口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
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
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
夫方便比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
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
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
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

言卷已集
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
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
曰雪失官耳夫人第兄夫族皆可爲也狄
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
可復得邪姑畱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
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
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
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

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
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
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
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
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
曰固也尼歸及門牛已先在詰之具道本
末拜之曰儀秦之辨不加於此矣及期尼
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殽俟之晡時

言身日集
一
六
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
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
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舉簾見生及飲具
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
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頌秀狄
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
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醕卮卽
自持酒酌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

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歡然
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
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
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
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
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
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
嘗以珠直二萬緡嘗第中久未得直且訟

于宮夫諤貽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
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
干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
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閉之嚴狄氏
以念生病死余在太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
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
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

生方注目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
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
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
循墻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
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
此相候生以墻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
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
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

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
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負
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
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
復入生挽而劫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
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
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
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

氏父早死獨有已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
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
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
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旣南宮不利遷
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
子偕處大怒促生歸扃之別室女所齎甚
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
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

言集
得已與媪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
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藉易
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
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葵識
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
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至此
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
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

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
爲余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
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
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
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
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
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

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
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惶恐不
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文人隣里
笑恠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
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卽取臂上古玉條
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
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
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

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
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
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
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
之旣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
房内蒙被卧俄頃卽死父母哀慟呼其鄰
鄰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
所謂倖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卽

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
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
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
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
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
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
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
使我生理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

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
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
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
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
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
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
從御宴至水安將行祝其母勿令婦出遊
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

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
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
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
氏望見張跳跟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
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
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
死斃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
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

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雜
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春竟憂畏死獄中
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螯無
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言者狀絕偉
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
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
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

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
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娉由是
遇帳下譖之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掃場欲
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
須有罪邪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旣就
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
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
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

言始是耶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
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
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床
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
節所筮胡惟曰病中心怦怦雖兒子來立
語遁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
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

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麤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澤韓公傳此事尹

侍郎說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計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主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

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
以有爲治獄者之戒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或謂聖公務觀
所作非也蓋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
大改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清尊錄

終

睽車志

說畧十八

雜記十八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墓以當行人
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浚有
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款識皆
三代物冢爲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
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夫則幘頭
婦人則假紛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
乃知數千載前冠服已嘗如此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稅其子堯舉
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儻舟以行舟人
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間甚密無由得間
既引試舟人以其重局棘闈無已慮也日
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意出
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
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
君首薦觀前欲視其榜傍一人忽掣去云

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
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
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
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
于舒然至今未第也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第因請紫
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
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

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醉丹心
似石今誰勗空有遊魂徧九州秦相聞而
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
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
畢其炊媪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
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
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

天忽晝暝覲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爲人
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掖間
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晡明旦
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

治平丁未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闊丈餘
有狗自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
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

言賢已集
三
三
焚瞥然自外飛入往著于堂壁家人就視
乃一美婦人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
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
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為君崇苟能事
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為小龕香火奉之
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
輸百錢乃為啓龕至者絡繹小阜程氏矣
如是暮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
百三凶焰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
譖葉於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為變稷
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
縛於柱熾炭圍繞醢和五辛飲之備極楚
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
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
時見葉在側大惡之後三年稷臣徧體生

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宗左藏 颯嘗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圃墻

角有古冢因治地及之得一石誌題曰郡

守李公之墓疊石爲藏棺中朽骨一具無

他物而棺之側斲石爲乳婢抱哺一嬰兒

不知其何爲也

向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

一日汲自外歸弟婦以爲其夫包迎而呼

之不應隨而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

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

冠以自別異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

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長鬣所至觀者如堵

自云其婦孿生此二子生而有髭亦不知

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胡醜亂華蓋

人妖也

逆亮末年自製尖鞞頭極長銳云便於鞮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頭又為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稍其後渝盟犯順果為其下所戕死于江上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嶽紫蓋峯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以歸蓋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椽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

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即以筆拂出之率以為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衲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菴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

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
過前卽脫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
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
途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
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
可見甕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
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
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

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
或曰此非恠也劉有氣壯盛足以翕附於
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
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卽不應亦此類也

宋陸偉撰

睽車志 終

話腴

說畧十九雜記

藝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
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却殘星
趕却月國史潤飾之云未離海嶠千山黑
才到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不如元作
真西山鎮溫陵有海寇猖獗令正將王大
受將卒五百擒獲其趙某等三渠魁及從
賊百餘輩大受歸傷重而沒趙宗子也始

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西山引諸
囚入教場縛二渠魁於中掩其心令諸軍
射箭如蝟而賊未死或斬或搥次第而畢
惟置趙於傍觀之次陵遲二渠魁且以心
肝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指使又配其二
女以良壻賞罰兼行士民驚服皆以爲趙
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問之趙稱宗室不
絕西山曰宗室爲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

以王法決交春二百而死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
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
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顏登人門
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菱茨皆水物也胡爲菱寒而茨暖蓋菱花
開必背日茨花開必向日故也桃杏雙仁
者必殺人其花本五出有六出必雙仁而

詠零已集
殺人矣反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
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若不浮者亦殺人
蓋既沙爛則不能蘊畜而生蟲瓜至甘而
不蠹者以其沙也有物有則若可窮矣
馬友犯長沙向薊林捍之不敵而潰道遇
反別將方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
賊指求薊林愛妾妾聞命無懼色自語賊
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卽盛飾

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
刻肩輿至卽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
相遠妾忽語輿卒欲少止群卒乃弛轎妾
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絕矣賊相顧不發薊
林亦悠然而去

岳鄂王飛謝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畧曰
夷狄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
溪壑之求暫圖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欲

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闔
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
又曰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
蓋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厚幣者進
願定規於至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幽燕
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
稱藩未幾虜渝盟河南復陷後六十年得
虜之南遷錄見當時諸會議論銳意爲取

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吾歸兵於平地吾
保河南則江必虛若吾不守河南則是彼
嘗見歸吾自棄置遺民當自歸曲於吾矣
虜謀若此鄂武穆之料敵信不妄云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灑翰于小白團
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恩稍倦顧在側璫
云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薦鄰里太
學生既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知指意

言身集
言用
四
乞爲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
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以續于
扇續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徑
使造庭賜以第焉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
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
俱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過其征數十
人持兵仗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船

之其豪首曰若是李涉聞詩名已久但希
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絕云暮雨
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
相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

真廟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群名御愛
檜然橫礙殿簷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
轉捐其枝時以爲瑞

諸葛武侯薦馬超於先主關羽恐其出已

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益德並驅馳衡
然非髯將軍比也羽聞而喜余謂武侯此
語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結羽之心深沉
大畧可涯涘邪當其兵數敗衄時下教曰
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
諸君攻亮之過則兵決可勝夫人有失誰
不懷忌而武侯獨願聞其過豈不誠大丈
夫哉

端平甲午七月八日我師尅復彭城麾下
洪福得亡金人手抄詩余於其中得一二
篇廼知河朔幽燕渾厚之氣至此散矣因
錄于後李國棟夏卿感懷云東金西木兩
睽違由此生男不足依但願相忘不相顧
莫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三牲養千古
空傳五綵衣一把殘骸著無處不歸溝壑
欲誰歸自注云瑒瑒子曰東金西木定生

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政爲此爾
梁仲經哀遼東一首云守臣肉食頭如雪
夜半群胡登雉堞十萬人家靡孑遺馬蹄
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車宮殿焚娟娟少女
嬪羶董路逢人語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
聞我今來作遼陽客入境臨風弔冤魄遼
水無聲遼地空蕭蕭暮雨天垂泣青綾慣
睡直承明徧褻縵胡不稱情見說豺狼當

路立自憐烏鵲遶枝驚安邊計策無何有
憂國形骸太瘦生何日凱還思舊職不才
猶可薦咸英史舜元哀王旦一首云八月
風高胡馬壯胡兒彎弓向南望鐵門不守
犯孤城失我堂堂仁勇將將軍之起本儒
臣緯武經文才過人墨磨盾鼻掃千字箭
射戟牙驚六軍憶昔同時初上疏明日東
華聽宣諭我從金轂東巡邏公總干戈練

征戍三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襲通州
練衣出郊雖頻戰羶帳沿河未肯休將軍
盡出兵如水燒胡之車破胡壘倒戈棄甲
十萬人亂轍靡旗三百里金甲煌煌金印
光詔書命我守昆陽然知人有百夫勇可
奈倉無一日糧叛臣暗作開門策一虎翻
爲群犬獲胷中氣憤爆雷聲領下鬚張蝟
毛磔將軍雖死尚如生萬里遙傳忠義名

昔聞陝右段忠烈今見常山顏杲卿棟樑
摧崩人短氣平生况切同年義試歌慷慨
一篇詞定洒英雄千古淚王日者昆陽守
王子明也余於感懷篇著其無父子之道
亡國之本也於哀遼東哀王日篇著其敗
亡之迹以見天道之好還也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木犀忽變紅色異
香因接本獻闕下高廟雅愛之畫爲扇面

仍製詩以賜從臣云月宮移就日宮裁引
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一
點爲君開又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粟
粟照林丹應隨玉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
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
由此昌焉一卉之微香色稍異能動至尊
入品題且昌其主可以人而不如木乎
世論多以阮籍爲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

者羞言之蓋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沉
酣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漢楚戰場則曰時
無英雄使椎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
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
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
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
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直死
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

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皆以沉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禍穽哉吁善觀人者當考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曲帥端統兵口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之不聽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端勞傷撫殘之餘軍正以將叔敗告

謂當伏誅不免委諸法既誅矣端乃成服發喪其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尚享士莫不畏服又方秦丞相殺諸公時趙公鼎薨於謫所有名士大夫遣祭於道間秦聞而索之將羅織以罪而其文止叙年月日具位姓名致祭干某宦之靈嗚呼哀哉尚饗而已秦竟不得而罪焉

建炎樞密聶昌臨川人也上庠釋褐出身
元名山御筆改今名朝廷令往河北割地
粘罕令撤傘而後見昌云彼此皆王臣也
平交耳安有撤傘之禮竟不從粘罕亦莫
之屈當時河北百姓不肯割土昌因與虜
爭死之謚榮愍

明之慈谿縣西北有慶安寺寺前有古松
夾道綿亘數里望之如蒼雲其一最巨而

奇蜿蜒若龍飛偃如蓋臨池之上寺後有
泉出於深谷僧以巨竹連筒引行數里支
分于松下石池溢入于溪舒龍圖亶有詩
云門前屏障遶潺湲付與林僧夜定還松
蓋作雲遮十里竹龍行雨出千山白公香
火蓮開後謝氏池塘草夢間我亦鳳凰臺
上客圖閒却笑未能閒其後邑長沈時升
有造舟之役睥睨茲松將斤焉里士馮文

學觀作詩以遺沈賴以不伐松因詩而壽
焉詩曰寒松一榦老蒼蒼古寺門前歲月
長匠伯偶圖舟楫利禪翁方患斧斤傷得
全此日同齊 勿翦他年比召棠可但與
君期久遠相將俱列大夫行

寫照非畫物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也
夫帝堯秀眉魯信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
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顏嵇叔夜亦龍

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李
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魑陽虎亦如蒙魑
竇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揚食我熊虎
之狀班定遠乃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乃
狼抗若此者寫之似足矣故曰寫形不難
夫寫屈原之形而肖矣儻筆無行吟澤畔
懷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
是矣儻不能筆其風騷沖澹之趣忠義傑

特之氣峻潔葆麗之姿奇僻贍博之學離
寓放曠之懷亦非浣花翁蓋寫其形必傳
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
同心異貴賤忠惡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
故曰寫心惟難

臨川藏一居士陳郁仲文撰

話腴終

朝野僉載

說畧二十雜記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
巡察性嗜水犢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
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
故江南人號爲金牛御史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永田歸
道爲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
靴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

言
車
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微爭於殿庭
言默啜不必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
反陷趙定知微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
右拾遺 良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潔
食之良弼食盡一盤放歸朝廷耻之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識用性頑鈍出
爲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郭彥高
却鎖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案須徵發者於

小窻內接入賊旣乘城四入彥高乃謂奴
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皆此類俄
而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內王武懿
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
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退方更向前軍
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懿宗曰長
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墻

獨自戰甲仗總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
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者夾豕走也
上大笑懿宗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
周左領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日間府史
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
中不出褒至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
入房中褒大怒衝破我忌更陳牒改明朝
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使訊囚作鐵
籠頭聲呼魚切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
出亦爲鳳曬翅等以椽闌手足而轉之並
研骨至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酷
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假父後坐贓賄
流死嶺南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爲業臺中
號爲人頭羅刹殿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

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檝縛枷頭著樹
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爲
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拗之名玉
女登梯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
造之爲設雞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
屈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薄餅潤丈
餘裹餒麤如庭柱盤作酒盃行巡自爲金

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屈客數百人
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碓斬膾磴轆蒜齋
唱夜叉歌師子舞瓚明日復烹一雙子十
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昂
後日報設先令要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
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
錦繡遂擘骸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
妳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瓚羞之夜

遁而去昂富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
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
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
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
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
令吏與我賣却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
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才

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
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竹令賣一莖
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嘗徧詐言妃
喚卽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
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
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
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

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
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
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慙
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
衙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却入月餘日乃出
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婿
問之無辭以對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唐縣主簿

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
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
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
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
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
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
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
周大足年中泰州鄭家莊有一兒郎年二

說略已集 一 卓異名事 一
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
姿容姝麗郎君屈就莊宿將衣被同寢至
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惟有
腦骨頭顱在餘竝食訖家人破戶入一物
不見於梁上暗處有一大鳥衝門去或云
羅刹魅也

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趨迅捷踊身
以上挺然若飛上十餘步乃止嘗著吉莫靴

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板引又以足指緣
佛殿柱至簷頭拾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
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
以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飛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
霸王項君將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
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
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

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括而齒劔沙丘作禍
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
鳥思靜於飛陳塵作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
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之缺
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
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
之雄逞拔山之力莫則天符之所會不知
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毒垓下之

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
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
哉固當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
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
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檄銷盡羽帳
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遂
除項羽廟餘神竝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周則天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

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
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
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
墻而遁以告縣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
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
中任正名亦有此病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錫藏
卜年命憬藏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猪
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
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尉
盧崇道姦沒入掖庭

唐宣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
之人執之截其耳鼻剥其陰皮附駙馬面
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

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降公主為郡主駙馬左遷也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曾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

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為銀兔符以兔子為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為符瑞為銅魚克以佩之至偽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心為龜符

柳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會日中無影焉年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即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邴吉驗影不虛也

宣
卷

唐張駕撰

問所

朝野
僉載

終

